

一个女人的 命运

玛·诺维科娃著
吴健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个女人的 命运

[乌克兰] 玛·诺维科娃著
吴健平译

512.4
1061



上海译文出版社

③y
wz

Новикова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СУДЬБА ЖЕНЩИНЫ

本书根据 Кие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адянський письменник» 1988 年版译出

中文本版权由作者本人授予

图字:09-1997-063 号

一个女人的命运

[乌克兰]玛·诺维科娃著

吴健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04,000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500 册

ISBN7-5327-2062-4 / I·1213

定价:13.90 元

目 录

一 会面	1
二 往事	27
三 不速之客	61
四 墓地	81
五 青少年时代的朋友	124
六 希望和疑惑	162
七 生机勃勃的葡萄藤	196
八 前夜	234
九 最艰难的一天	271
译后记	297

一 会 面

她埋头想着心事，没注意到站在公路拐角处的半大孩子。等到她挨近这个戴红领巾的壮实孩子，这才看清眼前站着的完全是另一个人——一个已经成年，瘦瘦的，戴着一副大墨镜的人。这副墨镜似乎把她的目光和那双还像孩子一样诚实的蓝蓝的眼睛完全隔开了。那双眼睛甚至到了二十七岁也没学会欺骗。

他现在在哪里，她的二十七岁的儿子？他们母子一同乘坐无轨电车前往海边，儿子急急忙忙跳下车子，只是对她挥挥手，笑了笑，然后就快步如飞地走了，她没能追上他。不过她也不打算去追他。为什么？既然他本人什么都不说，那就意味着他不想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别人。

可是，儿子有什么秘密，要猜到并不难。从前，上了一星期班之后，星期天他总要睡到十点、十一点才起床。所以，今天母亲准备坐头班车从州中心到滨海城市去，没打算叫醒他，甚至头天晚上也没告诉他，因为这样做无济于事。她想，儿子反正不会一大早就出去坐车的，这可不是夏天。明天她给他留张条子，让他别担心就是了。

可是,当她早晨起床后去浴室洗脸时,却碰上了儿子,他已经刮好脸,梳好头,浑身散发着香气从里面出来。

“春夏之际别抹这么多香水,”由于感到意外,她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过立刻就后悔了:儿子会不会听她的劝告?

他没听,甚至解释说:

“在路上香气会散发掉的,我到海滨去。你这么早起床干吗?”

“我也去那儿。”

这种巧合着实让费佳吃惊,他们母子好像从来就没有同过路。而母亲觉得,只不过这时候儿子想不起来他们曾经同过路……

不过,得向她道个歉。到了终点站,离开母亲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时,费佳到底没忘记这一点:

“对不起,妈妈,我往这儿去。”

好像母亲知道他要去哪里似的。不过,她当然知道:他去找一个心爱的姑娘,要不然他不会在车上这么心不在焉。他一定会细细观赏偶尔显露出来的披上春装的绿色山坡,还有山顶上尚未融化的一片片白雪,他会因为看到早开的花朵而大声赞叹。他热爱大自然。可是,此刻,好像有另一种爱,一种更强烈的爱在吸引着他,以至从来不注意穿着打扮的他,忽然把全身都作了一番精心打扮。

但是问题远远不在于季节。比如说,薄上衣不够。衣柜里挂了一件,然而旧的,非常破旧。他上班去总是穿着它,尽管母亲不止一次说:

“买件新的吧。”

“到换季时再买吧。”儿子开玩笑地说,他更愿意把钱花在

买书上面。

也许费佳自己也没料到，那个季节来到了。需要一件漂亮的春装，可是却没有。他穿着高领毛衣到海边去。不错，毛衣很暖和，是妈妈亲手用毛线打的，可是要挡风那就不顶用了。不过，衬衣是最时髦的，条纹印花布的。领带也是时髦的，崭新的。想必是不久前刚买下。是不是昨天买的？甚至来不及拿出来让妈妈看一看。是来不及还是不愿意？

唉，费佳呀，费佳！只要你幸福就好。除此之外妈妈什么也不需要，只是第二次你别再看错了人。和第一个未婚妻分手后，整整五年他什么姑娘也不理睬。那个未婚妻另外嫁人了。虽说丈夫比她年龄大，大好几岁，可她满意，因为丈夫有汽车、别墅、高薪。可你，还指望她会回心转意，回到你身边，一直傻等着。母亲心里预感到，儿子在等她，在等待自己的幸福。

现在他是不是找到了幸福——新的幸福呢？别看错人，孩子。你不能第二次再出差错。你会经受不住的。当然，你不会轻生。可要是心里有怨气怎么办呢？总会过去的。留下的只是淡淡的痕迹。

“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您允许我报告吗？”

是谁这么说话——像军人似的？嗓音非常洪亮。一个戴红领巾的壮实孩子……

“允许，”柳博芙情不自禁地笑了笑。

“‘百灵鸟’侦察队队长谢尔盖·弗罗洛夫向您报告：上次发出的所有信除了一封外都有了答复。”

“什么答复？”

谢尔盖垂下眼睛看着路面，并反常地伸出右脚，用皮鞋尖

在柏油路上磨蹭起来。

“皮鞋会磨坏的，”柳博芙试图阻止他。

“随它去。”

“什么叫——随它去？母亲又得给你买新鞋了。”

小男孩做了个立正的姿势。

“请允许我报告：所有答复都是否定的。”

“除了一封信例外。最后一封信结果会怎么样，你暂时还不知道。”

军人的姿态跑得无影无踪。小男孩孩子气地摇了摇头，委屈地叨叨起来：

“您认为我们小孩子不明白吗？要是按最后一封信上的地址找到收信人的话，他很快就会回信的。他干吗不回信呢？他本人一定会高兴的；可见，人家没把他忘记，他也会赶紧让我们高兴的。因为这位叔叔想必是个非常好的人。既然他打仗那么勇敢，那他就是好人。对吗？难道不对？”

“当然对，他是个好人。不过什么都有可能：迁居、生病、工作忙。或者只是因为老战士感到忧伤：想起了死者。”

“我爷爷被杀害了，当时他还相当年轻，比爸爸现在还年轻，”弗罗洛夫的声音不洪亮了，他轻声地说道。

“记住这些，谢廖扎^①。现在也有甘愿流血牺牲者！血流成河，汇成海，他们毫不在乎。所以要永远记住爷爷。”

“谁忘了？我吗？我压根儿就没忘。爷爷的画像还挂在我床头呢。我谁也不给，连奶奶也不给。她又重新复制了一张。让她去复制好了，可原画在我这儿，因为我是爷爷的接班

^① 谢尔盖的小名。

人嘛。爸爸是建设者，我将来要去当军人。应该保卫他建设的成果，您说对吗？”

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没有提出异议。

“对，对，对！”她连忙赞同说。为了让男孩子完全安心来，她向他询问了其他事：“为什么你不在老地方等我，却在这儿，在路边等？”

她首先离开原地走了，谢尔盖跟在她后面。起先他们默默地走着，后来男孩子嘟哝道：

“我在路上等，是因为我们‘百灵鸟’侦察队高朋满座……总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报告，说答复一直没有吧。”

为了不再谈论这件事，谢尔盖风驰电掣般地飞跑起来，而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又一次停住了脚步：谢尔盖的鞋后跟在阳光下倏地闪烁了几下。真是怪事！

“谢尔盖！谢廖扎！为什么鞋后跟会闪光？”

小男孩听到后便停了下来。此刻，弗罗洛夫正愉快地看着她那边，他抬起一只脚，让柳博芙看钉在鞋后跟的金属鞋掌，那地方已经在奔跑时迅速磨掉了。

“不过如此！”柳博芙好像很扫兴地说了一句。

“不过吗？！”这下谢尔盖可真生气了。“您可知道，鞋后跟磨坏了，妈妈会怎么骂我？她会说，‘是啊！你的鞋掌早就没了’。多亏同学们告诉我：亭子里擦皮鞋的会给你钉上的。当然，收费贵些。不错，是贵些。”

“妈妈要受损失了。”

“哪能呢！我会告诉她，让她再骂我一顿吗？我用她给我买早点的钱去钉。一两天不吃早饭没什么了不起！是的。”

“瞒着妈妈可不好。”

“什么不好？她是个心平气和的人，不会发火的。”

“她发现了会更加生气。谢尔盖，儿子有事瞒着母亲，母亲心里会非常非常难过的。”

“她不会发现的，我一向是自己刷鞋，然后把它藏好，第二天早上再拿出来穿。”

瞧，他们这些做儿子的总是这样。刚刚长大一些，就瞒起人来了。他们是担心挨骂吗？不过她可从来不骂自己的儿子，即使看到他做了蠢事也不骂。她只是对儿子说出自己的看法，但从来不骂他。

“你走吧，谢尔盖，谢谢你告诉我‘百灵鸟’的事。既然那儿客人多，我今天就不去了。向你们老师转达我的问候。”

“您不来他会骂我的，他可对大家都讲了您要来。”

“你怎么老是说骂呀骂的，谁也不会骂你。顺便说一句，不吃早饭是有害的。下回我给你……”

“我不能白拿您的钱。”

“我并不是白给你钱，我有许多旧杂志，我去拿给你，你把它们当废品卖了……我们一块儿来等老战士的回信。必要的话，我们再写一封信去，对这件事决不能失去信心。事情确实很重要。一定要找到，一定要找到！”

“是，一定找到！”谢尔盖再次以军人的姿态报告说，随后他迈开大步走了，皮鞋在柏油马路上敲得咚咚响。

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继续站了一会儿，她的思绪又回到了儿子身上。他现在在哪儿？和谁在一起？让我看一眼他心爱的姑娘也好啊。她是谁——本地的，来疗养的，还是像儿子一样从州中心赶到这里来约会的？……有什么区别呢？难道问题主要在于她住在哪里吗？她人怎么样——这才是关键。

心灵,当然还有……外表。但愿不是漂亮的姑娘,像原先那个,引人注目。够了,美貌已经让人厌烦了。年轻人分手后,对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来说,儿子原先那个未婚妻眼睛上的每根长睫毛都变成了眼泪。最好让她自己去经受她在费多尔^① 眼里所看到的痛苦。去她的吧,去漂亮姑娘的吧,只要外表可爱就够了。这对你做母亲的够了,可是对他呢,也许他会把一个米洛的维纳斯^② 介绍给我看。啊呀,千万别这样!但愿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愿他们能互相理解,互相帮助。此外还需要什么呢?

多了,太多了,母亲,您付出的爱太多了!想一想您自己的年轻时代吧,想一想您儿子的父亲吧,想一想您的爱情、您的幸福和您的痛苦吧……

不,什么回忆都不需要,至少现在不需要。要不然剩下的一切都会离她而去,她今天就不能完成她来这儿要办的事。

她叹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正在走进疗养院的公园,其实,她从州中心出发就是要到这儿来。不,不是来疗养,是有事要办,为此她已经来过好多次了。

这儿的一切她都熟悉,可一切在她看来又都是那么新鲜:南方的早春就是这样。在宽阔的林荫道起点,柳博芙看到了莢蒾丛,它开满了一束束红白相间的花朵,花丛中时而闪现出去年的果实。上次来时,这个灌木丛还没开花。

不过,总的说来,今年的春天是迟到了。眼看已经四月

① 费佳的本名。

② 米洛的维纳斯:古代的阿佛洛狄忒雕像,现藏巴黎罗浮宫。一八二〇年在米洛斯岛被发现,故得名。

初,可天气还是冷丝丝的。天上的云朵常常把太阳遮住。当然,要是太阳冲破云层钻出来的话,天气立刻就会暖和起来。不过这难得发生。独自穿过灰蒙蒙的厚云笼罩的大地真难哪——即使激情满怀、精力充沛也不易。没什么,可爱的太阳:世上万物都信赖你,所以野樱桃和櫻桃李都大胆地披上了银装。

这是什么?木兰开花了?这不可能!不是时候。可是整棵树从上到下都是花:鲜艳的、大大的花瓣几乎组成了一个碗。不过它毕竟还是那么像木兰!啊呀,看来去年把这种树给搞错了。这次又搞错了。是不是僵化了?唉,没有!让僵化等一下。这绝对不是什么木兰,是山楂。那雪白色的“大碗”根本不是花瓣组成的,而是嫩叶织成的。是啊,它们刚长叶时是白色的,然后才变成绿色。现在是绿色的——那就是去年种的。关于山楂她还知道些什么呢?好吧,回想吧,回想吧,要是僵化悄悄来到你的身边,你就把它赶走吧。

还有呢?还有就是:山楂秋天开花,花朵是黄黄的,不美丽,但香气扑鼻。不过它的果实酸中带甜,味道鲜美,个儿有中等的胡桃那么大。费佳小时候非常爱吃它。也许,现在还爱吃?儿子很久没对她说这些了,她也没想到去问他。最好去问问他!一定要问!问这些是可以的。又不是问有关他心爱的姑娘的事。

关于姑娘就不必去过问了。他自己不开口说,你就一句话也别问,将来的事情,你一点也不要考虑。现在最好是到等她的地方去,看看这不同寻常的春天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重要,没有一件事微不足道。

瞧这灌木,是柴胡。多么好听的名字,蕴含着某种女性的

温柔。怪不得它那簇簇的花朵和果实像一把把撑开的伞！
眼下的果实还是去年结的呢。

“柴胡！”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几乎拉长声音叫了一声。

可它为什么叫柴胡！这名称是打哪儿来的呢？它意味着什么？柳博芙不得而知。太丢人了！多少次走过灌木丛，多少次用美妙的词句赞美它，可是对它的来历却没有去关心一下。以后一定得问问花匠，查查达里辞典或者哪本专业书，要不然到死也不知道。

到死也不知道——这句话从大学时代起就成了她的口头禅，也是她的朋友们的口头禅。每当他们想自我责备或者彼此责备该知的不知道时，他们都这么说。说这句话时只考虑最后一个词。他们蔑视无知，不论是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好在这种蔑视没有逐年消失。

不过……口头禅的前半部分——“死”——也开始引起她的注意。很久以来她一直觉得这是一种玩笑话，可是后来……后来这句玩笑话忽然变成了现实。

此刻心脏希望你走得慢一些，不过她不会受它支配。看来，恐怕得养成慢慢走路的习惯了。不！不！不！她要用正常人的速度继续走路！即使半路上累倒也不在乎。可是车站离这个公园距离并不近，公园在城市边缘。而从前每当发生了重大事件，她或是步行，或是乘车来到这儿参加纪念活动时，公园完全是在城外，在进城的路上。

这座公园以及长长的柏油林荫道通往的带圆柱的房子，是一个有钱的地主建造的，当然，是在十月革命前。

但这不过是常言所说的安排，建造房子的并不是他本人，而是工人们。从一些旧相片上面来判断，它造得很精致。卫

国战争期间遭到了破坏，房子还没有完全修复。不过已修复的中心部分（右楼倒塌了，左楼也已拆除）看起来相当漂亮。现在这儿是行政大楼。病房、食堂、诊疗室和俱乐部在新大楼里面。

战前，当整幢大楼还完好无损，疗养院规模还不大时，整个疗养院就设置在这座建筑物里。从那时起就保留下了从前地主住的房间里的某些内部陈设。并不是它本身保留下来的。法西斯分子用枪射击，用一切可以砸的东西砸房子。为了向城市推进，他们必定要侵占这块国土。哪些带有镜子的装饰花瓶和类似的艺术品在这场浩劫中能够幸免于难啊？当然，丝毫也没有。可是来不及疏散的当地居民把一切能藏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花瓶、一部分画、雕塑。他们没有把这些东西拱手交给法西斯——虽然法西斯分子在到处寻找，打听到，这儿的艺术品尽管不太贵重，但还是有一些价值。从某个角度看，不太贵重。若要折合成钱，那是可能的。但要是折合成人们抵抗侵略者所冒的生命危险，那代价就要高得多了。

人们不是为自己而竭尽全力，不是为了战争结束后装饰自己的一幢楼或一套住宅。他们另有打算：四壁空空的疗养院一定会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这样毕竟能让来疗养的人心情舒畅。想必首先要将前线战士安排到这儿来疗养。

几乎在原来的地方放着做工精细的弧形雕花花瓶，花瓶闪烁着镜子的光泽。这些小小的镜片或者组成一束束别致的花朵，或者星星点点撒在花瓶的表面，或者用花瓣环绕着花瓶。

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怎么也习惯不了这个奇迹，每次从旁边经过都要欣赏一番，琢磨它们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不错，

从前她连想都没想到过要去看看这些一块块镜片组成的东西。可是今天她想到了。她想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自己，上了年纪是什么样子？儿子常常对她说：“你看上去比实际岁数年轻。”这就是为什么恰恰是在今天，这些微小的镜片能够吸引她的原因所在。儿子！只有他，此外没有别人。在儿子面前她不愿显得年老，现在尤其如此。要知道，那个年轻姑娘——也许还完全是个少女，将施展所有魅力把他吸引到她那一边去。唉，但愿这种魅力不是凶恶的魔力！

她在镜子面前停下了脚步，在碎镜片前面是看不到整张脸的，不过眼睛似乎比在完整的镜子里看起来更清楚。想必是把眼睛几乎紧贴在碎镜片上的缘故吧。眼睛是普普通通的眼睛。也是浅蓝色的（这颜色遗传给了儿子）。眼睛上面细细的黑眉毛也依然如故。可额上的皱纹，皱纹有多少啊：和眼圈相平行，仿佛就是眼皮的延续；也有几乎是垂直向下的，锋利地切断了面颊。这儿曾经有过光滑的皮肤。人自然是老了。可是眼神仍然充满了活力。当然，眼下还匀称的身材在碎镜片里是看不到全部的。两条腿也是笔直的，匀称的（要是把目光离开花瓶向下看，它们看上去很美），脚上穿的不是老太婆穿的平跟鞋，而是浅色的高跟漆皮鞋。

……无论去办什么事，她从不迟到。这不，现在她还剩下好几分钟。要穿过从前的大厅时间绰绰有余。这个大厅现在是候诊室，来疗养院的人首先要进入这里，然后再登上二楼，到挂有“主任医生”牌子的诊疗室去。门里面传出来主任医生浑厚的男低音和另一个人的声音。这儿也有客人？既然为了不受任何人干扰，特地约好了星期天会面商量重要事情，那就不该再有客人来。

她的时间到了，刚好一分不差。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敲了敲门。

“请进！”诊疗室里传出一个沉闷的声音。她进去时，主任医生依然用低沉的嗓音说道：

“我一下子就猜到是您来了。”

“这没什么了不起，”她笑着说道。“事先约好的嘛。”

“我了解您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您说话不愁找不到词儿。您好，亲爱的。”

“我可不了解疗养院的主任医生，”另一个插话说。“性格一直郁郁寡欢，忽然间又是这种态度。”

“这是特例，”主任医生说。“认识一下，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科诺普廖娃，名义上是助教，实际上是历史学院士。”

“其实，已经退休了。”她更正说。

“市委书记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谢苗诺夫，”医生介绍说，似乎没理会她的更正。

他们俩仔细地对视了一下。虽说他们从前并不认识，但是早在这次会面之前各自都已了解了对方的底细。不仅如此，他们之间很久以来就连着一根无形的线。确切地说，是一根带刺的细铁丝。拉着这根铁丝的不是他们俩，但是这根铁丝在他们的生活中显然已经存在好几年了。在今天之前，在此刻之前，这根铁丝依然没断。

在这之前他们彼此也见过面，不过始终是从远处：谢苗诺夫在参加州代表大会的时候，从小汽车的窗户里看到她，柳博芙从无轨电车的窗户里看到他。有时候他们的目光会相遇在一起。常常有这样的时刻，柳博芙也好，谢苗诺夫也好，两人都竭力克制自己不主动向对方打招呼：他们彼此已经多么熟

悉，以至连他们自己也开始觉得，似乎他们是相识的。然而，带刺的铁丝把他们隔开了。

生活毕竟是纷繁复杂的，要不然此刻这两个人就不会彼此凝神对视。不过这种对视持续了没多久。他们俩谁也没有笑（看来，两人都不喜欢虚情假意），但是说起话来俨然是老相识。

“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这是我个人专用的业务骨干，”市委书记首先开口说道，“是我亲自推荐他到疗养院来当主任医生的。我可不让疗养院主任医生合适的人选遭受所有年轻领导干部的反对者的非议——我们这儿居然还有这种人。我让他们相信，他有才能，我说，全国各地的人都来找他看病。他们说，那又怎么样？主任医生满嘴粗话，成何体统。他赶时髦，蓄起了大胡子。”

“才能还没有培养出来呢。我不是骂粗话，而是对已经确定的事情提要求。蓄大胡子是为了有风度，”低沉的声音又一次回答说。

“光凭你的男低音就能够迫使所有的人服服帖帖。当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压制主动精神。”

“谁爱游手好闲，就要强迫谁！可不是！他们高兴了，这些卑鄙小人……”

“听见了没有，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

“任何游手好闲的无赖都是地地道道的卑鄙小人。他们对我的年龄感到高兴，并认定，在这样的领导下干活只要做表面文章就行了。他们似乎很努力，可结果等于零。”

“你那儿所有的人都这样？”

“不是所有人，是那些给您写匿名信的人。”